敬事草

敬事草卷十四目録

敬事草卷十四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再催三省考官揭帖

三臣題竊惟浙江江西湖廣三省考官該禮部
上請且催請五次即臣等亦再揭以懇矣未蒙
發下中外皆生疑慮今日應天陝西考官俱蒙
點用發票仰窺　聖心原無留滞之意望乞一
視同仁早賜點發如或該部推舉有未當　聖
心處亦乞明示或速令改推或於原推中隨

聖明酌用庶不至妨誤大典也臣等敢不虔請

萬曆三十一年

七月初二日上

三催考官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浙江江西湖廣三省考官屢
請未命輦轂之下人人生疑彼遠處聞之妄猜
妄講又當何如恐致謠言滋興非所以尊朝廷
一衆志也儻　皇上以科臣員少不欲遠差則
明諭改差部臣亦無不可若　聖意別有所為
亦乞早傳使臣下奉行緣係日期緊急恐誤賓
興大典輒復瀆奏惟　皇上俯亮伏候　勅旨

七月初
五日上

李侍郎兼翰林銜揭帖

查得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內該禮部尚書馮琦乞點用部職一本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左侍郎李廷機着吏部上緊行文催任右侍郎員缺候旨行欽此照得李廷機係右侍郎奉 旨為左侍郎吏部已欽遵行文催到今照禮部堂上官舊規兼翰林職銜以便供講筵纂修等事未經題給係內閣職掌合將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乞 勅吏部查照施

行七月初七日上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四催考官揭帖

三臣題竊照浙江江西湖廣三省并近題河南考官未蒙俞命　聖意精深必有所在但臣下愚昧何能仰測惟乞明示以便題請或仍賜點發尤出萬幸若事可少緩臣等敢不靜聽但實興大典日迫一日恐奉差諸臣竭蹶難前又恐人心不古浪傳亂揣以致疑惑　聖朝煽動愚俗皆於政體大有妨礙犬馬忠赤實深憂惶安敢避煩瀆之愆謹題請　旨 七月初八日上

請黜河南巡撫揭帖

三臣題蒙發兵部一本為中土盜賊可虞得人防患甚亟等事臣等恭擬票上外輒附一言照得河南巡撫缺至一年有餘吏部憂其地方無主紀綱廢墜而屢以為請戶部憂其逋欠太多乏人催徵而特以為請令兵部又憂其盜賊竊發滋蔓難圖而力以為請夫一官而可使一方平治以無煩當宁之憂何為而久吝此災傷疊見饑饉洊臻閭里蕭條供輸匱竭今又黃河橫

溢夫役繁苦瘟癘盛行死亡枕籍而奸狡亡命之徒所在蟻聚假以左道妖詞謀為不軌如瘳萬貫恒李許李大榮詹希楚等聚眾五六千人聲勢重大臣等習聞之而臣鯉允係本貫人氏知之極真每念及此即顰蹙而涕泣者也鯉得家書言有親弟染疫而亡可見天災流行不虛地方受害已極夫彈壓于未發之前易征勦于已發之後難該吏部屢推堪為巡撫者已有七人皆當今才望之臣惟　俯命一人前往料理

使中州百萬生靈脫于水火之中實社稷之福

令將吏部會推各官開具于後

張鳴岡　顧雲程　耿定力　李堯民

許弘綱　王守素　趙士登　七月初九日上

辨湯御史本并乞休疏

奏為留賢反召人疑謹明心事仍求退休懇乞

早放歸山以全晚節事臣惟朝臣往往好訟始

于自相攻擊而終于牽連閣臣昨接御史湯兆

京一揭為總憲頓挫已極輔臣心事未明懇乞

聖明放歸以全紀綱事內言給事中鍾兆斗之

參都御史溫純為有涉元輔冐嫌排擊上雖再

留純而降諭之際尚非溫旨元輔雖有留揭而

辭氣之間未化成心又言畫南北于一廷之上

修睚眦于白首之交故示羈縻待其委頓無聊銷鑠以去而令天下謂　皇上實棄之又言純未効二臣時元輔已引疾不出幕中豈無差入哉兆京所以疑臣心事未明者此其大指矣按心事未明四字臣揭中有之兆京斷章取義驚人耳目善攝文者不宜如是移理就情豈謂忠益誠愛純者亦不宜如是誣為繩解紛者亦不宜如是必如其言臣將為名教罪人矣敢無一言以自白乎臣聞人臣惟君命是尊語曰君命

召不俟駕而行雖有辭讓之節讓不過三心如皎日何必遲回却顧屢上封章以要無已之後命而適貽再三瀆之後悔人臣而奉有綵綸一字榮矣已得温旨而尚嫌不温非禮也兆京于是乎失言矣原純本意殆不其然兆京其陷純于不義哉其謂臣成心未化豈以臣之揭留純也尚未盡善乎容匆之言外廷何由知臣之言可以入告亦可以公言于朝言止于此心亦止于此請公言之臣之揭曰純之為人誠實忠藎

臣數年與之共事無非愛君憂國之語心實重之偶以一疏未當而久致逡廵臣若不言天下之不知者將以為純之前疏有涉于臣而臣之褊心不能忘情妨賢之誚安能逃之乞將純令疏批發勉令視事以振憲紀以飭計事庶臣心事得以少明其言如此臣自謂曲盡矣祇有一疏未當四字不能掩其瑕耳不掩其瑕乃顯其瑜而兆京以為臣成心未化人之度量豈不遠哉試問二輔試問九列此一瑕也為可掩乎不

可掩乎必欲盡掩其瑕而曲彰其瑜此市屢售
物之心非大臣入告之道事君者勿欺為先好
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誠心直道是為勿欺
皇上聰明天縱二三大臣人品心術何不洞鑒
此事之曲直是非又何不洞鑒而臣敢欺乎求
臣與純白首一廷驩然無間忽于臣四五乞身
之時為無端倡疑之舉兆京所謂朝議疑之者
衆是也當此之時朝議盡疑而臣心不疑為之
五次擬旨三次具揭以留之謂臣有成心未化

可乎必謂純之疏為當則　皇上已有曲直未分之旨而此旨又非臣所擬也臣家無雜賓門可羅雀筋力已盡常思避賢若有入幕之賓必不樂臣求去臣可屢疏求去正以門無幕賓臣既辭官則一切閣事盡數交代何分乎南北何修乎睚眦而留此一蹊蹺事以增去後之累此亦足以察臣心矣凡北京所以規臣者臣敢不自省獨痛夫臣以留揭明心而北京更乃借是以昧臣心耳三揭五票具在御前望　皇上取

而覽之近日尚有秉憲肅紀輿望所歸之語比之揭語尤為盡善兆京所謂頓挫之覊縻之銷鑠之者安在非　皇上不能為臣雪此究此臣之所以禱祈席藁而俟命也論臣本意則臣之與純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嘗以為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誠欲與純安詳審固傾身下人以和朝士以定國家而兹不能矣始頷既垂惟有一去輒敢冊申前懇伏乞憐臣千辛萬苦之餘生所存無幾特賜骸骨俾就隴土生環死草揞不忘

報　七月二十二日上　二十四日奉

聖旨卿純忠體國開誠布公朕素所鑒知都御史溫純卿屢揭必稱其賢每票必擬勉留具見雅度安有成心且大臣去留出朕獨斷純自固辭與卿何預卿宜自信不移即出輔理以定群囂慎勿再辭令後言官務要平心詳審當於本情不許故為猜疑淆亂國是吏部知道

乞休再疏

奏為　聖恩隆重宜報孤臣積苦難留再乞
天慈早賜放歸以安愚分事昨試御史湯兆京
見給事中鍾兆斗論都御史温純遂求多于臣
謂臣留純之揭成心未化又謂　聖旨未温臣
具疏辨明仰歷天心為孤臣昭雪沉冤雖家庭
父子亦不是過臣不勝嗚咽流涕而繼之以血
也捐糜此身不足言報何敢言去何忍言去顧
復自思忝居輔弼而致人見疑辱國莫甚臣之

若情有萬萬不容不去者謹披瀝言之都御史溫純之事起于舊年十月今歷四時矣而猶紛紜不止則以于永清雖奉調外之旨而未得地方永清不去純何能自安純以十七疏求去而多半留中再奉　明旨尚未溫也又何能自安臣固憂朝臣之未和時時念之而不虞其遽加諸臣身也夫五倫之序君臣居其首朋友居其後人固當加意于友尤當不欺于君加意于友者私情而勿欺于君者公義臣為純苦心作揭

請上勉留自謂庶幾可幸無罪而反以為謗自
令而後臣無道以處此矣臣之此揭辛蒙 皇
上信臣無他也當是時即純視之亦必不疑臣
有他也今成心之說不起于二疏連下之日而
起于後疏不下之日臣安能致純疏必下哉閣
臣留人之揭而至于三自來所少尚以為憾乎
純疏不下 聖意何能強而兆京謂臣委頓之
銷繭之以托于實棄之臣心至愚不解為此
聖明在上不容人為此何兆京輕量獨斷之主

而故以半吞半吐不可明之辭詆臣也臣至今思之如坐重氷積雪之中凛凛戰慄誠不若早先引避人臣惟一官難棄耳臣求去出于本心得去以為幸甚倘蒙俯憐而不吝一允視祈恩乞容猶為易也天下必不謂之濫惟乞早賜放還以明臣心矣（七月廿七日上廿八日奉）

聖旨卿忠誠公慎朕素鑒知前已有諭卿宜自信不移何乃又有此奏朕覽惻然其溫純二疏連下為卿屢揭催請後疏不下朕以彼奏各欵巡按且

有田道御史不差故以試御史瀆擾市恩因以留中屢本未發於卿何預令又致生猜疑紛紛瀆奏殊非政體方今國家多事卿宜仰體朕眷任篤隆繹思君臣大義毋以浮議介懷即入贊襄弼成化理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請釋逮繫揭帖

題令天下臣民無日不望仁于　皇上而所深
憐跂待度日如年者尤鎮撫司逮繫諸臣淹禁
無期殞亾相繼黑風慘烈白日晦冥死者不可
復生生者尚可求活臣等每念至此殊難為情
不得不力為之請竊思舊年二月十六日　皇
上親沛　德音既下放釋之命矣已復收監恐
非本意今　聖壽齊天嵩呼匝地宸闈歡洽翔
泳沾仁臣等竊願推此一恩使此曹受旋生之

賜而遠近聞者頌萬萬歲無疆之壽也人臣之不能盡分多矣若諸臣者安敢以為無罪顧人情于未獲罪時未嘗不共相呵詆而思所以重之及既獲罪未嘗不共相矜憐而思所以輕之今諸臣繫獄既久則人但見其可憐而不記其可罪　皇上開釋之諭實天機自動而不知所以然此所謂不忍人之真心擴而充之可以保四海者不宜中道阻遏而已也其時　聖諭尚云有官的還與他官此一言也堯舜且將遜德

矣即未復其官可不亟全其生乎昔漢時楊彪
下獄滿寵謂此人有名于海內若罪之不明必
失民望遂赦出之今逮繫諸臣皆　皇上之所
拔擢亦有一日微名久幽囹圄失民之望又何
如外人皆謂　皇上未嘗不知諸臣無罪特慮
稅事阻撓姑繫之耳果如人言則今此稅事有
誰阻撓而久繫諸臣何關于輕重惟早行放釋
則昭好生之至仁增履祥之弘慶豈非今日一
美聖政哉查得諸臣前有知縣王之翰通判吳

應鴻陳奇可驛丞周應麒生員孟希孔等既斃于獄近日知縣王正志守備王煬相繼又斃道路悲之如悲親戚縉紳之流尤興狐兎之感悲感不已則於鴻名盛烈不能無損臣等職司輔德意在尊君款款愚忠不能自遏而臣一貫親奉面諭未克奉行人之罪臣尤為迫切伏望明示　聖意特令曲全其餘囚犯幷付法司擬議奏處則肆赦者沐德創艾者畏威培養壽源而保安國脉非淺淺也　八月二十一日上

乞休四疏

奏為無用病臣四懇　聖慈早賜歸骨以終愚

造事臣以病苦莫支三疏求去伏奉　聖旨卿

昨請假數日朕以調攝為重特為勉從令如何

又有此奏且卿德望更有精力正需弘濟艱難

方切倚毗豈得固言求去宜即出贊政無勞朕

懷吏部知道欽此疊荷溫綸悲感交集使臣未

至極憊稍可勉承隆知莫酬頂踵何惜顧孰噓

之疾并時大發如駭機激電莫知從来壞坊奔

濤無可禁遏涕泗被面氣溢填胸胃閉不開飲
食妨少漸至肌骨銷鑠形神潰離手足痺麻艱
于運動未寒而顫不灼而呻盖年往病来福傾
災入理有固然何可逃也臣居常深念賦性戇
愚父試無可何忍固求引退但天地不能全傾
覆之物父母不能厚窮奇之子因材而篤總屬
至仁既壞之器宜置隱所戀恩不去終成負恩
誤身已矣誤國謂何伏望　聖慈哀憐與一致
仕以養衰疾萬一未塡溝壑猶堪歌詠太平實

緣久衰欲成素志始終造命仰賴　聖明九月初四日上 初五日奉

聖旨卿攝調已久前曾有諭勿勞朕懷何忍又為此奏平章事重首輔更急便着鴻臚寺堂上官往宣朕意時下即出贊理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乞休五疏

奏為年衰力盡勢難復留五懇　聖慈俯允休致以全君臣大義事頃臣以老病交劇四懇乞歸荷蒙　聖眷朝上夕報不移晷刻而需恩勉留復責以平章之重事促以臚句之傳宣茍有肺腸能無戀慕　皇上以忍字激臣臣誠有所不忍也顧念出處一關所係甚大與其誤國寧若引身欲不負恩當無失已自昔人臣之誤國負恩者祇緣末路之棲遲而喪平生之竪立其

于此關有未透耳臣筮仕三十六年立朝日久每蒙駢恩疊賜踧踖如不敢當則素服止足之庭訓故也屏絕私交一意奉主又恐蹈係邀之、厲而去位之日不得脫然故也論臣之志如史鰌陳尸亦所不惜論臣之力如疏廣乞骸已甚後時銷鑠交加金石未免挺鮮風霜飽歷松柏亦且凋殘似臣多病侵尋豈能久在人世即使辭榮就寐不過再延數年丐此餘命為盛世一閑人惟 皇上哀而許之蓋馬力已竭而驅之

不已則敗蹶可虞車軸將折而駕之不休則傾
覆為患臣自量甚審將逃嚴誅非敢負恩負國
也伏叩矜憐聽臣致仕更望少輟萬幾親賜裁
決若發閣票擬則二臣必不肯相成而臣竟無
以明進退之義矣惟衆而許之九月十二日上十三日奉
聖旨朕為社稷留賢遣官宣諭廷佇可知卿自宜
仰念腹心倡百僚以君臣大義乃先諄諄言去於
義謂何既稱夙服庭訓豈其不及于此朕必不從
卿所請無用屢疏為勞吏部知道

辨郭侍郎疏

奏為無端橫扯當事益難懇乞　聖明照察早放還山以全微生事臣正以五懇乞身忽禮部右侍郎郭正域投臣一揭以楚藩華越事論臣事出不料之甚然何敢無言而處于此初華越叅楚王之本通政司曾駁回一次乃其職掌之常沈子木對臣說時滿朝皆已知之不獨臣知安可謂臣阻其不上也臣既不曾阻子木又何必囑正域使勿言禮部救護之日臣與三輔及

正域實主四人臣何得與正域耳語若耳語而
二輔聞乎不如公言不聞乎二輔必問又不必
耳語也亦可以明臣之無囑矣臣既忝當事何
日無愁如楚事尤大安能無愁至于阻勘之說
正域可謂善忘矣正域問楚事當如何覆臣曰
此事無不勘之理正域曰楚王不欲行勘臣曰
部院題覆之體惟有行勘更無別法也正域豈
忘之乎臣何嘗阻勘哉至其所云體訪勘問之
說則又不然正域欲將楚王勘問臣曰按會典

親郡王所行未善事情輕者降旨切責若干官
壹重事差內官皇親前去體勘至日處治開載
甚明勘問與體勘不同還當體勘是臣之所以
語彼而彼不從者也蓋親郡王體統甚隆罪狀
未明豈得與犯人一同勘問故會典止云體勘
體勘既真奏請會官議奪臣以此告之實乃忠
益恐當以臣言為正總之體勘亦勘勘問亦勘
臣何嘗阻勘也凡此乃鑿鑿有據之言歷歷不
忘之事正域可謂忘之臣憶正域嘗疑臣擬旨

有惡宗罪狀多端及華越係楚屬宗如何結集
羣黨輒叅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及會同叅
看等語皆以為過臣對之曰字字皆出于內傳
不敢擅有加減外廷固不知也自今思之正域
以有心問矣正域又嘗語臣曰司官言其係楚
人當迴避如何臣應之曰迴避亦可則又拼正
域之意矣夫謂臣匿疏令疏曾匿否謂臣阻勘
令勘曾阻否乃令而知正域之心矣華越之来
正域令家人及長班引至沈子木家求上本是

明為華趆道地也前後覆本並無一字少傷華
趆而於楚王則欲其避位聽勘令别宗代理國
事明是曲護華趆而陰偪楚王之死也會議諸
臣有長篇為楚王訟寃皆匿不聞肺肝顯然畢
見矣及聞科道有言恐言者繼至無以自觧遂
出此一着以鈐人口夫巳則行私而誣臣以私
巳則蔽匿而誣臣以匿冠裳文物之士乃亦為
此乎可為世道長太息矣臣之薄德尚不能驟
屬詞林甚愧于心　皇上自有聖鑒天下自有

公評臣何必多言連疏乞休正殷瞻睇惟乞
早賜乾斷亟許還山以全不肖之微軀而昭
聖主終始保全之大德九月十四日上十七日奉
聖旨卿贊政多年公忠廉慎朕所鑒知楚府事情
歷來發旨朕俱傳示與卿何干乃被猜疑誣詆至
此卿可不辯自明覽奏更益昭白所念輔弼首臣
巖瞻重望包荒藏納素性已然其尚時下即出勿
以浮言介意吏部知道

停刑揭帖

三臣題臣等觀魏臣桓範論世道升降之會率以德刑多少爲差見德所當尚而刑所宜緩也我 皇上寛仁在宥三十一年于茲深仁厚德所以培萬萬歲無疆之壽而綿萬萬年無疆之歷者夐越千古矣乃今又逢决囚之期臣等竊有所請蓋今年災異屢見其他未論即鳳陽祖陵有風雷雹毀 廟拔樹之災 皇上惕然深省慮驚在天聖靈於是特遣鎮遠侯顧大

禮恭詣祭告以伸奉慰且令百官共加修省無
事彌文至仁孝也臣等碌碌無能奉行萬一竊
惟和氣盛則蒸而為祥殺氣多則鬱而為沴近
自東征西討殺伐過多修省之實惟在恩撫德
可勝妖仁可致祥敢為 聖明籲之況今兩宮
美成臨御在即 福王婚禮亦將舉行皆國家
吉祥善事中外人心咸望再停一年以彰好生
之德以迎滋至之禧蓋停刑與肆赦不同肆赦
則法廢而為奸民之資故不欲其數停刑則法

在而為仁政之恥故不厭其數易稱議獄緩死書稱惟刑之恤正是此意伏祈嘉納霈涣明命以慰中外之心 九月二十六日上

乞休七疏

奏為七懇天恩俯賜歸休以全分誼終始事臣惟人臣事君非始事之難而終事之難昔之罔終者皆不自量而妄以不肖之身久從事故也伏念臣十年直閣五載獨處栖栖遑遑最為孤立幸遇 皇上主張于上凡所以教誨提携者無不周至獲有依憑以至于今然勞怨之所獨擔者不少則今日而被譏評之及晚矣尚賴俯垂照鑒曲賜保全不然臣一介朽枯耳摧拉何

足道我臣既已傷弓誠宜遠引倦飛知還日切投林之想驚棲不定又增巢枯之危展布彌艱孤負當甚敢乘尚未見厭冒申前請伏乞大開天慈悲憐臣意容臣休致以禮終始臣如苟活當歌詠太平若即永捐亦營圖環草十月初八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前已宣諭朕意望卿早出何又求去不已卿為元輔獨擔國家重任不避勞怨違恤譏評朕心甚明公論難泯何驚何危試觀今時可是卿恝然

遠引之日否其益堅信此心亟出贊理以全大
忠大義雖進百牘朕必不從卿宜念之吏部知
道

辨妖書幷乞歸疏

奏為飛謗流行掩蔽　聖德動揺　國本懇乞
嚴加訪拏以明法紀幷祈早賜放歸以保殘喘
事昨同官朱賡獲有謗書一册計紙四張名為
國本攸關又名為續憂危竑議計五六百言皆
臣子所不忍見之詞臣不覺髮上指冠也臣惟
册立　皇太子及册封諸王一事　皇上暢天
性之真愛定社稷之永圖長幼之倫秩然有序
首建元良萬邦以貞臣瞻睇有年而遭逢一旦

正與四海九州慶主鬯之有人釋杞漆之深憂也臣如更有覬望犬㺯不若寧人類乎彼為鬼蜮者乃駕捏虛言無踪生影至于混淆庭闈宮禁之情離間父子骨肉之愛掩抑皇貴妃贊成之盛德點染福王孝弟之令名誣陷大小臣工坐以翻天覆地之罪而尤首齮齕臣豈但尋常排逐將令閭門寸斬臣于斯人非有不共戴天之仇何為致此且其所言王道化一事查得王道化曾挐犯人李三讓尚在詔獄刑部無名郎

中史起欽憑何覈實而云臣使之抑其功也獨
此一事指臣而尚虛妄如此此青天白日之下忽
見魑魅精怪天地百神宗社之靈當亦憤然不
平共加誅殛矣伏望　勑下厰衛城捕緝事衙
門嚴行訪拏何人撰造何人刋刻是操何謀欲
蓋何事務求真正主使并其實証的據臣願與
面質以正斯獄臣德薄望輕佐理罔效前寃甫
白後謗復生總由求去未遂致令負痛不已辱
身猶小辱國如何伏乞　先賜罷斥以為奉職

無狀之戒庶幾浮榮既收而本質易著臣之大幸也十一月十四日上十五日票十六日奉

聖旨朕遵 祖制冊立元子明詔萬方中外人心久已繫屬何為有此不逞之徒敢造妖言誹謗朝廷動搖 宗社好生悖逆便着廠衛五城緝捕衙門嚴行緝訪務在得獲卿輔弼首臣誼關休戚既曾殫竭忠誠贊襄大典尤須居中鎮定主持國是何遽先自乞歸以墮奸人之計其尚體朕眷懷即出贊理吏部知道

聖諭嚴捕妖犯回奏揭帖

二臣題昨日文書官劉用恭捧 聖諭至臣等私寓 諭內閣朕自承繼 祖宗垂統每思太子乃國根本朕心慈愛教訓皇太子聰明孝友純篤其諸皇子俱各好學賢良時率謁見 聖母喜悅倍增且皇后皇貴妃俱常好善修齋敬慎侍奉朕心忻慰可謂國家具慶矣近見皇太子戌婚已逾二年未見子嗣心切念慮已面諭慎擇淑媛內助以廣後出螽斯又時逢陽長遘

遇 聖母萬壽節朕心歡悅正欲特諭卿等條具祈天永命保國安民事宜詳擇施行共圖化理不意昨東廠訪獲奸書一本具奏事件朕一見怒恨何嘗有此意念着密訪真實奏來重加究治今日覽文書見有卿等所奏及印刋奸書相同何乃駕捏虛言無踪生影混淆庭闈宮禁離間父子兄弟親情誣陷大小臣工坐以翻天覆地之罪而首傾卿等一綱打盡忠良使朕孤立于上蓄謀叵測朕心愈加忿懣必有主使之

人同謀黨類卿等可傳示便著廠衛城捕緝事
衙門嚴行訪拏在外即行各撫按等官緝拏俱
要真實具奏務在得獲以絕禍源以昭天理國
法卿等為朕股肱義同休戚豈宜辭避墮中奸
計驚危　宗廟社稷卿等可即出贊理以分朕
憂以鎮奸心特諭卿等知之欽此臣等焚香跪
誦不覺感激涕流伏地而不能起也仰惟　皇
上至大至公盡倫盡制建元良以定國本分藩
輔以固宗支天性懃惓人彝秩敘　皇太子與

諸皇子孝友純至兄弟既自怡怡　中宮與
皇貴妃敬慎無違宮闈又皆穆穆　皇上集諸
景福奉　聖母萬萬年之觴嘉禮歲修孫祥可
待此真國家之具慶修齊之大徵也臣等幸佐
下風方與大小臣工頌禱高厚何物神奸乃敢
鑿空造釁煽作妖言竊詳其情似出小輩相傾
之詭謀然據其事實犯無將不可逭之大戒睽
離　皇上父子之恩釁萌　太子　福王兄弟
之愛構　宗社飄搖之隙釀臣工轘磔之誅青

天白日之中倏見魍魎之象臣等怒髮衝冠恨
不即得其人而寸斬之又復自恨不能肅清政
幾而令此輩恣肆佐理無狀不容不引身以謝
天下也荷蒙　皇上奮赫威怒肅昭紀綱勅諸
緝訪之司必期罪人之得手書聖縕顯諭臣等
譬之震雷發聲狂妖自懾太陽朗照邪魅必消
忝在股肱義同休戚敢不絕私為公以身討賊
何能固守匹夫之節不仰分　皇上之憂也即
已發科傳部轉示厰衛城捕緝事衙門并行在

外撫按等官嚴加訪拏務期得獲其祈天永命保國安民事宜容臣等次第條具惟 聖明俯擇施行原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昭 皇上惇倫聖譓之美謹具回奏 十一月十六日上 十七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同心一體君臣大義連日怒氣弗息必得真實奸惡以昭國法方慰朕心諭卿等知

請宣諭 皇太子揭帖

三臣題蒙發鄭國賢一本臣等恭繹 聖意擬票俟裁臣等竊思此謗必出臣下相傾之詭計特假借國本為詞耳既已借詞關係宮禁 皇上聖德及 皇貴妃本心固天清日朗絕無纖疑但恐 皇太子乍聞此事不無驚懼臣等竊思似宜特宣面諭以安慰之或奏聞 聖母轉諭以安慰之庶父子天性至恩歡欣流通國本從此益固家慶由此益厚 宗社幸甚臣等幸

甚一得之愚伏乞　聖明采擇十一月十八日上

命作諭　皇太子幷諭局郎等進呈揭帖
三臣題昨談臣等奏揭請　皇上將近日好書
之事面諭　皇太子以安慰之隨蒙　手批朕
覽卿等奏揭恐皇太子乍聞驚懼特宣面諭以
安慰之忠愛篤至正合朕心但此事關係重大
莫比家庭常訓不必奏聞　聖母恐動　聖心
卿等議擬一諭安慰教訓朕面賜之其本宮內
外局郎執事人等亦當戒諭一旨一同擬來諭
卿等知欽此臣等莊誦綸音不勝忻服仰惟

皇上天親至愛纖悉周詳既欲諭之以安其驚懼之心又欲訓之以廸夫義方之教至於本宮内外局郎執事之人亦皆嚴加戒諭使於出入起居之閒罔非保獲扶持之益又臣等想念所不及而 聖慮淵衷之獨到者也臣等謹遵旨撰擬二道惟是才疏識淺不足以發揚 聖意伏乞 皇上改潤施行 十一月十九日上 二十日奉

御批朕覽卿等所奏體悉周詳具見忠愛懇切已知道了

擬諭二道

諭皇太子朕身任綱常敦篤倫理矧父子骨肉之間天性至親豈不尤切昨年朕思 祖宗統緒至重宜建國本念汝聰明賢睿孝友恭儉為吾元子天敘久定恭稟 聖母慈訓上告 天地社稷 宗廟冊立為皇太子因封汝諸弟為藩王大小有倫先後有次明詔萬方咸俾知悉朕之此舉自謂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矣兩年于茲方深慶快何意忽有畜物構造奸書離間

我家父子兄弟之情因詆誣及中外大小忠良之臣朕一見之怒恨交集虛上駕虛影外生影夢想不到之妖妄天地不容之奸賊罪大惡極不可原赦已著廠衛城捕及在外撫按等官大懸賞格嚴行訪拿旦晚可以必得矣特念汝素懷敬慎篤于孝友乍聞此事恐致驚惶儻致眠食少妨使我滋多懸掛今特宣汝面諭又思此事關係重大不比家庭常訓可以數言而了況吾意憤氣激尤難具言特降此札以著委曲朕

思此謗必起于臣僚之自相傾陷假借國事以為名耳雖在臣僚亦無一毫指實矧吾宮禁而可為彼簧惑但恨此賊將朕一腔慈愛真懇之心掩閼不著即皇貴妃平日好善敬畏之意亦為所掩汝至明睿知令違古細繹吾言深惟此理宮庭肅穆名分秩然綱常倫理毫不可易毋因奸偽以致驚疑令吾此諭一以安慰汝一以教訓汝大學有言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周易亦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汝其勉之敬奉吾
言為天地社稷　宗廟慎重自愛故諭
皇帝戒諭皇太子宮中内外局郎執事人等知道
近日京師偶有奸書流傳關係國本朕知此書
必是奸臣傾陷忠良假借宮禁為此妖妄絶無
一毫影響之事恐皇太子過為疑懼朕已有諭
旨了爾等宜以理開導使安心進修以保睿體
以進睿德毋得妄相謠惑離間宮闈誘引非禮
之事如違法典具在治罪不恕 二十日奉 旨寫進十二月初五日 諭太子

催請諭　皇太子揭帖

三臣題奸書一事連日廠衛緝拏雖得其似尚未盡真　聖心焦勞臣等何能頃刻　皇上貽謀盡善盡美倏此無根生謗固可痛恨然因而大闡　聖心發揮天性亦今日事機不可已者昨命撰諭　太子勑及戒諭　太子宮中人等勑已經寫奏但原　諭面賜則　皇上必有諄諄訓詞臣等職叨輔弼誼切股肱當請侍班預聞盛典儻　皇上靜攝之時不敢必諧所願乞

於其日某宮面見面諭既畢之後特命左右記
其詳悉發示閣中俾流傳外廷以昭天下付之
史館以垂萬世尤無疆之令聞不朽之宏業
皇太子益有所遵循而宮闈父子兄弟之間藹
然和氣周洽流通今之至美事也臣等又惟
聖諭謂不必奏聞　聖母恐動　聖心　皇上
至孝寧親不勝欣誦但此事必當奏聞尤須委
曲詳盡不徐不激　皇上自有愉色婉容不待
臣等陳說臣等中心懸覬不能不進一言也若

夫廣宣德意明飭國法必得罪人以絶浮謗則

臣等職分敢不竭力謹具題知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廿七日奉

御批朕覽卿等奏揭具見忠愛懇切已知道了

再票錢夢臯本揭帖

二臣題蒙發給事中錢夢臯本傳諭出旨竊惟此本昨夜已經票上今蒙再發臣等愚昧不當聖意但本內關係次輔臣下擬票止可如此萬死不敢冒嫌增罪　皇上至聖至明而輔臣進退惟上敢乞速賜親斷不然則在廷紛紛又競起戈矛而益勞　聖慮矣臣等各負斧鑕以俟

謹具奏知十二月二十八日上

看詳皦生光詩稿揭帖

二臣題蒙發逆犯皦生光所作峄遊稿并卧榻傍帖一紙臣等看詳本犯頗有小才然不純正猱妄吽噪工于扭揑可見非端雅之士内屢稱大宪大讎盖因詐騙致罪而不知自省悔但尤他人也空詞繁言無足推求事實惟誣訟一首内有君父塵喉舌庶欲惑國本及皇運恒安流三句似有關係然亦含糊難明惟 聖明洞鑒謹茲題復并原書及帖上進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

親諭皇太子傳示到閣奉慰揭帖

題司禮監太監田義陳矩成敬到閣具言今日

皇上有命着司禮監太監田義等送太子到本

宮畢就都親到內閣口傳與先生每知今日我

親朝　聖母田宮就宣皇太子在啟祥宮前殿

親賜皇太子慰旨及戒諭內外執事局郎等官

聖旨面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

你是知道你的純誠孝友好善的心我平日盡

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

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恐有驚懼動心我著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讀書寫字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口傳與先生每知欽此臣等恭聆傳示

莫不感泣仰誦　皇上此舉眞止孝止慈盡善
盡美天性由衷之愛聖人人倫之至宗廟神祇
亦當昭歆天下萬世靡不傳誦在　皇太子奉
此及疑畏盡釋孝友益敦進修可以日躋睿德
因而日長在宮闈奉此則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愛敬爲之益勤塤篪大相歡洽合宮中之和氣
以承　聖母之歡心則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者又在于是且由宮中之和宣爲朝廷之和
爲天下之和臣等下風咸受恩庇　聖心不免

于憂勤　聖德大光于天地伏望茂攝起居以
迎景福少簡煩慮保合天和所有恭奉傳示詳
委并宣諭　皇太子文戒諭　皇太子宮中文
臣等播之在廷以示天下付之史館以垂萬世
謹具題知　十二月初五日
上　初六日奉
御批朕覽卿等奏揭具見忠愛懇切今日此舉先
奏聞　聖母後面諭皇太子及傳示於卿等乃彝
倫攸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誠卿等所
謂一宮中咸在和氣中矣保全天和朕知道了 紅字

福王納徵遣官揭帖

二臣題福王妃納徵例遣次輔行禮今臣鯉給假蒙發票擬臣一貫臣賡惟　皇上命不敢定擬謹具請　旨十二月初五日上

又

二臣題十三日冊福王妃臣沈鯉給假具奏臣一貫臣賡恭候欽遣捧冊行禮未蒙定發不勝瞻跂惟望早賜簡命庶便齋沐將事謹題請

旨十一日上

請寬李家宲等差錯揭帖

二臣題稿詳尚書李戴認罪本錯中增錯亦復何辭但此小失似難深罪大臣有旨責問亦足示懲矣其人素性忠謹近又患病臣等亦不忍苛責也至于考功司官正當大察之時封鎻看册是真實語又難移罪于彼司官若在必不有此失錯明明係寫本用印各役之罪法不可宥臣等叅詳擬票伏乞

俯鑒允行　初九日上

請寬討賊引咎自陳疏

二臣奏為討賊未效奉　諭增悚自陳不職伏

俟　譴罰并陳討賊事宜以希　聖鑒事頃自

奸書流行奸人未獲上干霆怒日命推求錦衣

衛接出　聖諭大小臣工莫不凜凜錯愕而會

議諸臣奉　命姑且都饒這遭於十一日報名

廷謝臣等雖不預會議而備員輔弼罰宜首加

何得以諭旨未及輙圖苟免按此諭初九日晚

發而是日　廷臣正在會問心力交盡　皇上未

之前聞也然仰見　聖心討賊之急而廷臣先領此意矣獄情微曖原自難知緩之固恐逋奸急之亦恐失實獨念此書原為傾陷臣等臣等身居禁林出入綸命地既危地機又危機所以感事傷心而不得已於言也生平所學恥言刑名雖當　聖明赫怒之日必不敢因緣為操切之政輒以一言贅瀆夫此書事關于國本情起于私仇惟關國本宜坐大逆之誅惟起私仇當有末減之議如得造意魁首以正國法似亦足

矣其家人妻子及刋刻流布諸人不論知情不知情皆在可議不可與大逆等論又况交游知識可株連乎此獄情之所當申議者也臣等指誓天日毫不敢私茍有毫私雷霆下擊嘗語王之楨言奸賊本意害人而托之于國本致與大孽可謂至愚儻借此獄以快私仇與奸賊何異彼犯一事一欵者自有正條不可羅織上報

聖主中服縉紳下示天下萬世且關係身家不小問成之後尚送東厰覆問會官再問戒之戒

之矢慎矢公此臣等之所惓惓者也惟願 皇
上臨之以天地之公照之以日月之明一聽在
廷公論而折衷以理今日論定則萬世論定宮
闈天性之親藹然和氣流浹無窮而縉紳士庶
亦不至偏有所傷共享大和餘澤矣惟是諸臣
皆蒙切責臣等尤宜首謹席藁俯伏以俟
嚴命臣等無任悚息之至 十二月十三日上
聖旨覽卿等奏見為國忠悃慎重刑獄至意朕已
具悉俟廠衛鞫審明確府部九卿科道等官會議

具奏朕當斟酌法情務求至當析衷以理必不枉縱
卿等為朕分憂心力俱竭朕方嘉念不已何必引
咎自陳墮賊奸計宜時下即出賛朕裁决以昭明
允之治吏部知道

請趙司徒署吏部揭帖

三臣題近該吏部尚書李戴致仕該部題請署印官臣等擬户部尚書趙世卿暫署葢前此楊俊民為户部尚書亦嘗署吏部印有故事也今本部新點左侍郎楊時喬遠在南京右侍郎周應賓以詞臣一旦被命未經練達適當大察有難直任故臣等以為非別部尚書不可惟 聖明早名目下欲推本部尚書緣無署印故緩又有推陞大選等事亦閣不行仰首望命惟乞

早賜批發十二月十八日上

薦可太宰者揭帖

臣惟世運之升降民生之休戚國事之得失士習之清汙悉本于人才之進退自頃以來選用多濫獨賴 聖明綱紀于上耳今改置吏部尚書實至緊要一大機栝臣不勝憂念敢贅一辭臣採之至公欲得真太宰佐太平惟二人焉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忠貞篤生最能體國清鑑絕俗又善識人好惡不偏思慮中窾三朝元老粹白無瑕誠救世之臣人天意所特留者如蒙

簡用必能銓序群品使得實用分憂分慮仰稱
遂心回澆薄之風登休明之理此臣惓惓之忠
也原任輔臣王家屏臣與同舉同事以至白首
見其無一念不出于忠愛無一事不協于公平
誠心直道亮節鴻才真可稱社稷臣臣不逮遠
甚儻蒙　皇上特降手勅召還內閣令掌吏部
事如先朝取高拱例則老成來復實　聖德之
光輝銓敘得人又縉紳之領袖而臣等亦有和
衷協恭之助冀收鹽梅調劑之功衆美備矣此

又臣惓惓之忠也臣無能報主憂不進賢天日
照臨絶無一毫市恩營私之意誠念國家太平
遠計惟在于此望 皇上俯納緣係密請謹以
手書潦草題知 十二月十八日上

請設楚宗正揭帖

三臣題蒙發刑部覆錦衣衛横宗抗　旨入都投揭復行誣害等事一本内稱通山王府輔國將軍蘊𨪐等合照例革爵仍行撫按與華越等一併勘明議處除臣等票擬外竊思楚事屢厪聖明處分至精至當而尚有横宗誣害不已者盖楚俗輕剽好訟而群宗尤恣肆難制楚王被辱法令不行撫按有司又不敢問難之未請其源在此臣等竊思今江西河南王府皆設有宗

正一官故能修明宗範繩以禮法此制甚善臣等敢於令

旨中帶出此意令該部擬議妥當奏請允行庶為安楚之一助也臣等不敢擅便惟

聖明定奪 十二月十九日上

請寬周嘉慶妻孥揭帖

三臣謹題蒙發東廠本到閣票擬看得本内因周嘉慶父子未招奸書事情　聖意欲孥其妻妾子女與同各犯刑鞫對質及親識人等都着緝事衙門孥送東廠併問該廠以事情重大仍乞發下三法司同該科及五城御史錦衣衛會問以昭至公等因臣等竊詳奸書未得下落

聖心必求真犯凡在臣子皆切奉行但思衮鯤轉展招辭周嘉慶父子忍刑避罪若依廠所奏

勅下外廷各官用心刑審真情自露況懸有重賞又奉不相株連之旨且神人共憤之事必無所隱嘉慶親識必多門客不少可疑輙拏布網已密臣等敢不奉　命擬票乃其妻妾子女則不忍遽擬拏問一則嘉慶罪狀未明且係在廷二品官而逮及妻孥大駭觀聽似傷國體一則料嘉慶若為此事必與心腹男子商量何至謀及内人盖彼與皦生光不同皦生光家不過數人舉動相聞彼院宇深邃如使内庭亦知則外

庭尤著矣似亦不必追至妻妾子女也古者罪

人不孥臣等敢為諸婦女請命諒非漏網謹擬

票上請　聖裁施行　十二月十九日上

發沈令譽事者勿與閣揭帖

蒙發錦衣衛問過犯人沈令譽等一本到閣擬
票看得此本奉有前
旨宜票會同該科及原
題御史再行研審得情之後送歇再審但臣等
昨在朝房有該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
夢皐御史康丕揚來見稱說沈令譽等犯人干
係侍郎郭正域乃彼三人之所參發今預此獄
寬之人必疑為縱奸急之人必疑為修怨不若
付于事外之人始為虛心詳慎錦衣衛之題本

欲明至公三人若預亦何以明至公懇臣等轉
聞改命臣等頗然其言茲敢兩票以上一照初
九日 聖諭竟送廠審一擬發刑部令其研審
得情送廠再審以後皆待府部九卿科道等官
會審未敢擅便伏祈 聖裁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